

咸

賓

錄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七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南中諸夷

南中古梁州徼外之地西南雜夷居之大抵漢之滇  
濮哀牢鈞町諸國益州永昌諸郡唐宋之南詔大理  
皆其地也漢時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  
襄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蹻至滇  
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  
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  
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至武帝時遣使王然于柏始

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  
滇王當羌廼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  
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  
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使親附  
武帝注意焉及南越破因使王然干以粵破及誅南  
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  
北勞浞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初漢發巴蜀兵擊滅勞浞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益州郡更割數  
縣地賜滇王王印世長其人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

鈞町王爲侯蠻夷盡反莽遣將馮茂復遣將廉丹大發兵數十萬人擊之俱不能尅而還後漢初遣使朝謁頃之夷渠帥棟嶽與姑復葉榆柁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漢遣將劉尚等擊破之諸夷悉平至蜀後主時益州大姓雍闓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令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廼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瓜分正朔有三遠人

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闔使建寧孟獲說夷叟  
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螭腦三千斲木構  
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闔斲木堅  
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頃之高定元部  
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闔爲主亮旣斬定元而  
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亮遂渡瀘進征益州生  
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  
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  
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  
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

惡矣遂平益州永昌越雋牂牁四郡而改益州爲建寧郡分建寧越雋置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卽留兵兵留卽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使汝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遂定夷漢相安故耳自亮定孟獲之後夷人效順者數十年至晉初因蜀郡名後兼置寧州時南中之地或爲晉有或入蠻夷或爲李雄所據其廢置固無常云五季以後盡爲南詔

所據南詔者本哀牢九隆之裔烏蠻別種也

九隆事詳見金

南考

九隆次其後族類滋長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

種其酋長有六各號爲詔夷語王也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

曰浪施詔

今浪寧縣

曰鄧賧詔

今鄧州

曰施浪詔

今浪寧縣

曰麼些詔

今解度

曰蒙雋詔

今建昌

兵埒不能相君長

至漢時九隆八族第四世孫名仁果者強大居昆彌

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從諸葛亮征益州蠻斬雍闓

有功封爲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

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

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遜位於蒙氏其時蓋唐

初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  
系莫可推詳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  
之三十六世孫也耕於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  
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在諸部南故號南詔實唐  
貞觀三年也至高宗時遣子入侍授巍州刺史次子  
羅晟嗣次子晟羅皮嗣次子皮羅閣嗣逐河蠻取太  
和城又襲太釐城居之唐玄宗賜皮羅閣名歸義當  
是時五詔微弱歸義獨強乃因仲夏祭先之期特建  
一樓以會五詔宴醉後歸義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  
五詔遂滅

上所載與唐書大異可以互考

更賂劍南節度使王旻求



合五詔爲一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寢以騎大入

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潞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

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歸義乃卜太和左潞水右

點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

今大理太和縣

自

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

永昌石鼓沙追賤龍佉賤

夷人謂州爲賤

更僭封五嶽四瀆

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點蒼山爲中嶽雲龍山

爲東嶽

在今祿勸州

蒙樂山爲南嶽

今者樂山

高黎共山爲西

嶽

在今騰衝

玉龍山爲北嶽

在今麗江

以黑惠江闌倉江路江

麗江爲四瀆官號制度悉慕中國仍遣孫鳳伽異入

朝唐授以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  
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歿子閣羅鳳嗣時當天寶八  
年也會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忿戾少方略故事南  
詔嘗與獫狁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  
求丐閣羅鳳怨恨遂發兵反攻殺虔陀取姚州及小  
夷州凡二十二仲通怒發兵親征進薄白崖城大敗  
引還閣羅鳳歛戰齒築京觀臣事吐蕃吐蕃以爲第  
夷謂第爲鍾故稱贊普鍾云已而閣羅鳳自稱東帝  
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  
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洗吾罪也及

楊國忠爲劍南節度使調兵十萬使李宓討之大敗  
宓者十八會安祿山反天下多事閻羅鳳因之取雋  
州會同軍據清溪關破越析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  
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豬生食其肉戰  
以竹籠頭如兜鍪然驃蠻者夷人自謂突羅朱闍婆  
人謂之徒里拙俗重佛輕刑好生惡殺不承繒帛云  
出於蠻恐傷生也大曆中閻羅鳳死其子鳳迦異先  
亡遂立孫異牟尋嗣王異牟尋有智略善撫衆故合  
吐蕃入寇德宗大發兵討之異牟尋兵稍却懼徙羊  
苴咩城

亦在大  
理府

築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

蕃責賦數異牟尋苦之有清平官鄭回者其初唐西  
瀘令也爲其所虜遂仕焉回說異牟尋歸附中國異  
牟尋善之故謀內附然亦未敢發也時節度使韋臯  
撫諸蠻有威惠乃遣謀者遺書異牟尋遂決策請降  
德宗嘉之賜以詔書異牟尋乃殺吐蕃使迎唐使遣  
其臣隨使者入朝頃之襲破吐蕃獲其五王遣使入  
獻地圖方物唐遣使袁滋持節冊異牟尋爲南詔王  
滋至異牟尋迎使拜詔甚恭出銀平脫馬頭盤二示  
滋曰此天寶時先君鳳迦異宿衛皇帝時所賜也有  
笛工歌女頭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

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殆盡惟此二人存爾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入謝獻鐸鞘浪劍鬱刀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氎紡絲象犀越睽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飾以金擊無不洞夷人珍重月以血祭之浪劍鬱刀者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卽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主佩之七世皆奇物也項之異牟尋復攻吐蕃取昆明城漢滇池也卽今雲南省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芒蠻掠弄棟蠻漢裳蠻其勢寢大是時韋臯攻吐蕃異牟尋從擊功居多而吐蕃將亦多來降者虜氣衰苦唐詔

犄角亦不敢圖南詔矣元和初異牟尋歿子尋閣勸  
立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唐亦遣使弔祭冊書後以爲  
常閤勸歿子勸龍晟立尋爲柎棟節度使王嵯巔所  
殺立其弟勸利嗣王未幾而歿弟豐祐立朝貢如初  
然亦稍入寇掠矣大中時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  
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  
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亦發兵助之會豐祐歿酋  
龍立恚朝廷不弔恤遂叛僭稱皇帝號大禮國播邕  
嘉黎眉邛諸州皆陷成都大震唐以高駢爲西川節  
度使擊之斬酋長五十收復諸州酋龍大懼自南詔

叛唐數遣使至其國酋龍不受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往諭之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酋龍歿子法立自號大封人遣使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僖宗從之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法遣其大臣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來迎公主駢密遣使言二人乃南詔腹心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龍眉等皆歿自是謀臣盡矣而南詔亦漸以衰弱至朱梁時鄭回之裔有鄭買嗣者篡南詔位而自立蒙氏遂以買嗣歿子仁旻立仁旻歿國人共推其臣趙善政爲王國號勑

元頃之楊干貞廢善政自立爲詔國號義寧晉天福  
間通海節度使旼思平復廢干貞自立爲詔國號大  
理至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雋諸郡以  
大渡河爲界熙寧時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氊厨刀劍  
犀皮甲鞍轡以後遂絕至政和初廣州觀察使黃璘  
奏南詔慕義請臣宜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州凡  
有奏請皆俟進止頃之大理遣使李紫棕等來踰年  
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氊碧玕山  
諸物宋拜其王旼和譽爲雲南節度使上在國大理  
國王已而知桂州周種劾黃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



理復不通第間一至黎州互市而已紹興淳熙間廣  
西輒奏言大理入貢及售馬事詔却其貢優答其馬  
直不欲以虛名勞民也段氏子孫傳至興智元收附  
之而盡雲南之境郡縣其地仍錄段氏子孫世守之  
封爲總管自此九傳而總管段功立蓋當 高皇帝  
始興時也會紅巾賊起攻雲南元宗室梁王鎮其地  
召段功兵大敗紅巾於是梁王感功之德以女阿楹  
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遂戀居雲南不肯歸其大理  
夫人寄以樂府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  
偶水雲一片綠寂莫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

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  
後梁王果陰有圖功之計女阿楹覘知之私語功功  
不聽頃之見殺阿楹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  
一片閒雲到溟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  
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裹彩吐嚙吐嚙

阿奴

吐嚙可惜也

施宗施秀同奴夕雲片波潸不見人押

不蘆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

鐵立松林也

霜瀟灑既乃自縊又有員外楊淵海者亦題詩粉壁  
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  
灰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溟海

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南中土錦酒休教灑  
淚頻梁王見詩哀之乃厚恤送歸大理葬焉洪武元  
年紅巾復攻雲南梁王急借兵大理時段功之子寶  
初立答梁王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  
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  
魚之香餌綉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旣亡  
弟兄罄絕今止遺一嫫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嫫又可  
配阿慤妃如此事諾大兵可借若其不然待金馬山  
換作點蒼山昆湖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  
詩云烽火狼烟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譽

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  
數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各一都梁王  
見之恨寶入骨功有女僧奴欲復父仇臨適阿黎氏  
亦作二詩別寶云珊瑚鈎裏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  
永冰鑑銀臺會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鳥飛兔走頻  
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  
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潯江東鴻臺燕  
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胷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  
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因夷人知文詞  
節義故詳錄之

後寶聞

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

段真入京奉表納款詔授以宣慰寶卒于明嗣屢遣使馳書傳友德沐英麾下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華篆三年一貢友德見書大怒發兵擊之段兵敗明就擒詔赦之授其二子鎮撫時洪武十四年也先是五年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

元王北交反復諭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  
意未決改館禕餼廩有加會故元王遣使脫脫自西  
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  
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  
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匪民間脫脫知之謂梁王  
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  
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  
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欲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爲  
汝屈有歟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  
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

可留梁王不能救。裱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爲具衣冠，歛而焚之。事聞，上大怒，乃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爲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

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梁  
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二萬來拒沐英曰  
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  
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  
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  
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  
銅角樹幟山谷中爲疑兵達里麻驚急撤兵還禦陣  
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砍  
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旣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  
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歿於陣



英等縱鐵騎衝其中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畱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奔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歿投水歿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復遣將分兵攻烏蒙諸

部未幾俱克降之雲南平友德承制即其地置布政

司及諸司府州縣治之因奏改烏蒙古寶地甸漢屬

之元時歸附置烏蒙路今改烏撒古西南夷地唐宋

軍民府與下三府俱隸四川東川舊烏撒地元置芒部舊烏撒阿統據

今改之四府地隸四川布政司從之頃之芒部復叛

顧成沐英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牛馬無算頃之土

官楊苴等復叛英與馮誠等合兵擊破之斬首六萬

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其麓川緬甸等國皆遣

使內附友德遂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及右丞觀音

保等土酋段明等送至京師上以雲南平遣耿炳

文往諭友德班師畱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

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

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所置布政司領府凡十二曰

雲南古滇國漢益州建寧昆州後沒於南詔大理

漢屬益州後屬永昌唐為南詔曰臨安古鈞町國漢

治地元為大理路今改為府曰楚雄漢屬益州晉為蠻

為羈縻牂牁州後沒於南詔曰永寧唐宋大曰順寧古

元置臨安路今改為府曰永寧唐宋大曰順寧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永寧唐宋大曰順寧古

置威楚路今改為府曰永寧唐宋大曰順寧古

蠻地元曰徵江古滇地漢屬益州唐為南寧昆二州

路曰廣南宋時儼智高之裔居之元曰廣西古滇國

興古地晉寧州隋牂州唐烏蠻後入曰鎮沅古西南

南詔宋因之元置廣西路今改為府

漢屬益州永昌唐置姚州都督府後為定遠府曰蒙化

莊驕漢武孔明拓地俱未至此唐南詔為銀生軍民

府後白蠻事之元收復置開南州今改景東府

府七曰曲靖曰鶴慶見後詳曰姚安古滇地漢益州

都督府唐宋南詔地元置曰武定古滇地漢屬益州

後入于南詔元時置曰尋甸古滇國地唐烏蠻地宋

武定路今改軍民府曰尋甸大理地元改仁德府今

改軍曰麗江漢越雋益州地後屬永昌隋唐雋州沒

民府曰麗江於南詔宋時為麼些蠻所據元討平之

置麗江宣撫曰元江蠻居之宋時沒於麼些蠻元時

內附置元江州二曰新化阿獒部蠻自昔據之元時

路今改為府州二曰新化置為馬龍他郎甸司我朝初

為長曰北勝唐南詔始開其地元時禦夷府二曰孟

民自古不通中國永曰孟定元時始立孟定禦夷州

四曰鎮康蠻名石賤本黑焚濮所居元曰威遠舊為

雅蠻所居唐屬南詔後白曰蠻甸蠻名細賤元始內

州曰大候蠻名孟祐白夷所居元始軍民指揮使司

三曰瀾滄元此勝州曰騰衝漢永昌西境越賤地唐

道騰衝路曰金齒詳見直隸長官司六曰者樂甸夷

今改為衛者島本馬龍他郎甸曰芒市唐芒施蠻也後為南詔

之地今分置長官司曰芒市所滅元立芒施路今改

司長官曰鈕兀自古不通中國宣曰孟璉曰茶山曰麻

里俱無宣撫司三曰南甸元置南甸路國初曰千崖

舊名千賴賤賈夷居之元置鎮曰龍川舊麓川地白

西路國初改府今陞宣撫司

麓川路國初置宣慰司後思仁叛討平之革除其司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宣慰使司六

曰木邦曰孟養曰緬甸曰八百曰老撾俱詳曰車里

自古不通中國元將兀良吉伐交趾經其所部悉降之置徹里路今改司皆隸焉皆友德

英等所服 朝廷前後所置以隸雲南者也夷漢雜

居其夷人每乘間竊發然特自相攻擊而已未煩中

國師也惟麓川之變最爲猖獗麓川者國初時其酋

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至二十年思倫發叛衆號

三十萬象百餘隻勢甚熾時沐英討之謂諸將曰賊

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

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

矣及陣旣交象皆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  
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  
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  
死過半思倫發遯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  
爭持牛酒迎勞之遂廢麓川屬孟養宣慰司以刁某  
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後  
裔部酋思任遂擁衆麓川叛略取孟養地刁賓玉奔  
永昌久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  
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爲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  
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

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  
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  
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  
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  
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悉  
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  
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  
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  
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歿一軍皆沒  
晟聞敗自知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上乃遣兵尚王驥太監吉祥定西伯蔣貴發川廣湖貴兵共二十萬往征之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因

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蠻也聞驥軍至奔安  
南傳檄入安南追之安南斬其首來獻驥等遂麾兵  
大破思任思任復奔緬驥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畀緬  
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  
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爲宣撫守孟養地論  
功封王驥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  
差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  
王驥往率土漢兵一十二萬度金沙江攻破之斬獲  
無算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歿於亂兵也王師踰  
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

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  
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銀  
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  
乃與思祿約許以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  
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後成化中  
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因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  
思祿遂誑諸夷謂今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  
檄思祿兵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爲猛密所敗思祿  
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

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 上不許會思  
祿亦遣人奏言爲鄰惡誣誤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  
得比米魯仍以一子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  
祿遂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不問焉又是時值  
猛密叛猛密者木邦之部落也其地有寶井爲木邦  
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使  
罕櫟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櫟歿其孫罕乞立嗜  
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時南寧伯毛勝守  
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  
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略地自廣頃之太監

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叛木邦罪請征之  
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賓五者逋猛密因爲曩  
罕弄計遣人齎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  
許之遂遣都御史程宗往撫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  
益踞傲不出迓宗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  
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  
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  
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  
以司歪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辨宗輒筭止之  
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尙書曩罕

弄既立盡奪本邦地罕空奔猛正由是三歲諸酋大  
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空聲言必滅猛密會  
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地還本邦其罕弄懼  
不敢逆命然遂與木邦連意爲世讐矣其地遐方雜  
落雖各異險然皆疊山崇障瀉澗縈紆城郭人民夷  
居什七其士民衣冠禮義中國同風夷人種類不一  
習尚不同曰夔人曰爨人卽黑白曰麼些曰禿老曰  
些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百夷又有小百夷曰土獠  
曰羅舞曰撒摩都曰摩察曰濃人曰山後人曰哀牢  
人曰蛾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跣足椎髻

善獵喜鬪重佛誦經力耕器訟婚惟私耦居多構樓而廣南順寧之地食惟百蟲永惟幅布諸夷中最為

陋惡者也其山川古蹟則雲南之款雲山在嵩盟州相傳蒙世

隆征鳥蠻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歎息忽山顛霧結三峰昆明池廣五百餘里產水鉢

蓮花千葉紫分龍池在府城北溪不可測其中石洞

泉有二一在嵩盟州一在昆陽州其潭海眼泉在安

一日三潮隨湧隨涸俗呼龍魚人不敢捕大理之鳳羽山在浪窮縣相

傳僧戒照卓錫之泉大理之鳳羽山傳細奴邏與

時此山有鳳後鳳歲每歲冬眾鳥哀弔其上今玉泉

井在趙州元世祖南征駐兵於此時久旱軍赦開寺

在趙州蒙氏時有見佛石耳竅在龍首關石有竅深

來於此故建寺焉

潮肥納其

臨安之仙人坡

在通海縣每旦有白沙印數巨人跡在上或掃去之

明日通海湖

在通海縣相傳昔水滂不通有僧於石筍叢立處以杖穿穴洩其水

火井

復見在阿迷州中常有烟氣投

龍泉龍華泉

二泉俱有靈物潛焉歲旱

以竹木則火燃夜則有光

致雨

不臥龍崗

在府有石高廣皆五尺其隙有物如小蛇隱見不測人以爲龍龍街洞

通縣入其洞則

石羊井

在定遠縣上有石似羊人稍動之則井水泛溢神石

在音樂之聲

蒙化之伏虎寺

蒙氏時有

以金帳其頂凡有禱輒應之

二僧曰俱盧雨曰道葺役二虎

曲靖之負金山

在府

姚安之白羊井

在府

初學書必投肥其中汲以研墨

女牧羊於此有一狴猊土驅之

武定之惠嫺湖

在府廣五

不去掘之得鹵泉故至今出鹽



里水清碧深不可測葉落其中有青鳥銜去

尋甸之勇克山

在府積雪至春不消隱

毒山

獨無嵐瘴每歲夏月土人居其上

北勝之陳海

有姓陳者居此地

一夕沉為海

金齒之九隆

即哀牢九隆事也

哀牢山

絕頂有一石如

人生中有二穴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

上歲之豐凶又有一石二泉出焉一溫一涼羅

峨山

高千餘仞頂常有石飛下過者必趨避之方免舊

傳蒙氏時有僧名羅

峨常作戲舞岩亦隨舞故然

光

明井

唐大曆間井旁見三角牛四角羊鼎

萬箭樹氏

時變出沒經此過者射此樹以厭勝

南甸之內弄山

物

產則雲南之馬

昆明富民宜良三縣出世稱西馬又

嗽金鳥

魏明帝時國人獻此鳥給以真珠常吐出金

人爭伽佗羅樹

木堅如石文槿有銀屑作琴最妙

大理之點蒼石

有山

水草木人物鳥獸狀者為佳

無花果

不花而實生枝葉間如李

感通茶

感通寺出味勝

者各處

高河菜

味甚佳若採者高聲雲雨驟起蓋兩河乃龍潭也

徵江之鮑鮮

魚

一名康郎魚賣為庫藥

廣西之白面猿雞腿竹

每節上大下小如雞

腿鎮沅曲靖之小雞

晝夜鳴聲不絕與中土雞異

石燕

狀類燕大曰雄小曰

雌能愈眼疾

姚安之人參

此南方惟此處產

孟定之香櫟南甸之叫

雞

晝夜依十

紅藤筏

夷婦用為腰飾

干崖之土錦

四時皆素以其絲織

五色錦

竹鼉

大如兔至肥

隴川之芋

大者長尺二寸

灣甸之茶

出境內

鎮康之鱗蛇膽

蛇長丈餘四足食鹿春冬在孟通山山夏秋在水臨安元江皆有

土人殺而食之取其膽治牙解毒藥黃鱗者為上

大藥

有大如斗鮮子大如棗味

鎮康之金剛纂色青狀如刺桐性最毒垂絲竹諸物各隨土

產若鹽鐵金銀寶石琥珀青琅黃藤果之類則處處

有之

曲靖以下俱補前未及敘者

曲靖漢爲益州郡味縣地後改置建寧郡晉省有安邑人爲南寧太守因中國亂遂王蠻中朱梁省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廣千里後分東西二爨而曲靖爲西爨白蠻地瓚歿子震玩立隋時遣使朝貢文帝卽其地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帝誅震玩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卽位改恭協爲曲州靖州以震玩子弘達

爲昆州刺史弘達次子歸王嗣時兩爨互相攻擊歸  
王襲殺東爨首領益聘南詔閣羅鳳以兵脅西爨徙  
之至龍和皆殘於兵東爨烏蠻復振徙居曲靖州世  
與南詔爲婚及南詔阿羅鳳强盛遂併其地置石城  
郡宋屬大理元至元中內附置曲靖路 我朝洪武  
中西平侯沐英征雲南元平章達里麻擁兵十餘萬  
屯於此遂進師至白石江與之大戰生擒達里麻俘  
甲士二萬餘遂卽其地置曲靖軍民府其俗椎髻皮  
服力耕好訟喜戰鬪少廉耻產氊鐵石燕等物

鶴慶

鶴慶漢永昌郡西北境唐時爲越析詔之地越析詔者亦六詔之一也或謂磨些詔國小故其世次名號諸書不載唐貞元中有酋豪張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因殺波衝劔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名樣共川南詔於樣共置謀統郡元初內附置鶴州尋改鶴慶路本朝洪武中傅友德沐英等旣平大理遂分兵取鶴慶克之改爲軍民府其民蠶朴稍剛好歸訟帶弓矢土產馬蹄鹽樵子松子檀麝等物

金齒

金齒古哀牢國也漢置永昌郡唐爲南詔所據宋屬大理國元收復之其先有婦人名沙壹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子十人後沈木化爲龍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驚走一子不去陪龍坐龍因戲之其母烏語謂陪爲九九或作元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推以爲王哀牢山下有夫婦腹生十女九隆兄弟妻之遂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後著十尾九隆歿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

羅鬼悉皆祖之故諸葛亮爲其國譜云漢光武初王  
扈栗遣兵乘箄船南攻鹿芴會震雷疾風雨箄船沈  
溺後輒失利扈栗懼曰鹿芴小國也今攻之數被天  
誅意中國有受命之王乎卽遣使歸義奉貢世祖納  
之以爲西部屬國而封扈栗等爲君長明帝時哀牢  
王柳狼漢書作柳貌遣子奉獻內屬帝以其地置哀牢博  
南二縣屬永昌郡而以屬郡鄭純爲太守政化清潔  
夷人戴焉章武初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王伉  
保境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乃爾  
遂以凱爲雲南太守皆封亭侯及元康末夷閩濮戾

乃南移永昌去故郡千里相與隔絕矣唐麟德初復以故地置姚州都督府仍用唐官鎮焉而其酋夷數反長史李孝讓辛文協叅軍錄事李稜等前後見殺者甚夥張柬之表請罷州武后不納其後遂爲南詔所據事具見前至元時收復大理卽古哀牢之地置永昌州國朝洪武中傅友德沐英等旣平大理段明就擒遂分兵進攻金齒下之上遣使勅勞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



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尙勗之哉  
遂詔卽其地置永昌府尋省府改金齒軍民指揮使  
司今復改爲府其夷人有數種以金裹兩齒故號金  
齒有漆其齒者曰漆齒蠻文其面者曰繡面蠻刺其  
足者曰花脚蠻以絳繩撮髻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  
者承冠禮儀悉如中土營去司僅十里昔孔明擒孟  
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故名產有桐花布  
其花有白者取絳爲布不受  
汚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  
濮竹其節相  
去二丈  
猩猩貍獸  
食鐵須臾便數  
十斤似熊而小  
茶首音爲茶茂乃  
兩頭鹿也  
金產麗水如  
爲奇

緬甸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元至元中遣使乞解脫因  
等持詔諭之金齒頭目阿必引導至其國緬王怒遂  
發兵侵金齒虜阿必而去厚獻乃釋之阿必之子阿  
郭由是恨緬王因與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入緬  
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金齒地界俱會  
緬之江頭城又言其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  
萬餘欲內附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  
引導會雲南省亦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通必須征  
討元遂有征緬之志矣頃之緬人以阿禾附元怨之  
攻其地時大理路官忽都信苴日脫羅脫孩奉元命

討騰越蒲驃諸部之未降者阿禾告急忽都等遂便  
道擊之是時緬衆四萬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  
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筩  
置短鎗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三人分  
兵各爲一隊交戰良久緬人大敗軍及象馬自相蹂  
踐者盈三巨溝捕虜甚衆其脫者又爲阿禾兵邀殺  
無幾元軍皆全自是後元乘勝征緬不休元帥納速  
剌丁征之降戶三萬五千二百右丞太卜等征之破  
江頭城擊殺萬餘人以兵守其地緬王震懼遣使請  
納款元遣使怯烈往其國未及至緬王爲其庶子不

速速古里囚執而與大官木浪周等作逆怯烈合雲南省軍征之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請歲輸銀一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二十糧萬石元從之大德初封緬王的立普哇拿呵迪提牙爲緬王賜以銀印自是朝貢不絕矣 我朝洪武中旣平雲南其酋遣使內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正統時有功麓川事已具滇南志中其朝貢自洪武至弘治時不絕每遇朝廷改元頒給勅諭一道銅鑄信符一面勘合號紙一百張以文行忠信四字爲號付各宣慰司收掌遇進貢或奏事情則填寫赴京另有底簿付雲南布政

司以簡查對其地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有城郭廬舍以居有象馬以乘有舟筏以濟人形陋體黑性柔而詐男子善浮水縮髻於頂前用青白纏之婦人縮髻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合檀麝姜黃當歸末塗體以為奇事佛教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進 上文字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貝葉檳榔葉地勢廣衍有金沙江多嵐瘴隆冬皆流汗惟雨中及夜渡無害江中沙色皆黃故名緬人恃以為險產有白氈布兜羅錦樹頭棧其實汁可作酒葉即貝葉也石油可療惡瘡為異

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  
然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及成宗屢遣將征之竟無  
功其酋恃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  
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使我朝洪武二十四年  
其酋刀攬那來貢方物始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  
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  
自司治北至布政使司三十八程其人性頗緩刺花  
樣於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佛敬僧  
亦如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爲禮土產  
白檀香安息香爲異

## 木邦

木邦一名孟邦一名孟都以其種類繁熾故又名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朝洪武中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始從化來王置木邦府尋改宣慰司事具南中志中相傳木邦諸夷多幻術害人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卽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歿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又能置汙穢於塗中害某則置某方觸之卽變爲牛羊犬豕諸畜形以錢物贖之復變

爲人有覺其術者更置穢物於他方則彼人反爲所害其俗男衣白文身髡髮摘髭鬚女上衣白下圍桶裙耳帶金圈手貫象牙鐲所居皆竹樓男貴女賤雖小民亦奴視其妻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係之土產靈蛇膽古刺水土錦響錫爲異

### 老撾

老撾古屬哀牢未通永樂初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其民皆百夷性曠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爲宣慰者卽招木弄也居



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至之地各有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土產西木香鮮子等物

播州

以下今隸四川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襄王遣將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無何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莊王裔也以繫船因名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是時西南夷君長惟夜郎竹王最雄昔有女子浣於水濱值三節竹流入

女子足間推之聞內有兒聲剖之得兒長有材武遂  
雄夷狄以竹爲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  
竹林是也後漸驕恣會南越反武帝發兵破之竹王  
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爲夜郎王未幾復叛  
武帝廼斬竹王卽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後夷漢  
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祠漢封其三子列  
侯次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成帝時夜郎王  
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相攻擊漢遣使張匡持  
節和解之夜郎鈞町王不服乃刻木作漢使射之漢  
於是以陳立爲牂牁太守立旣到郡單至夜郎召興

興將數千人往見立立數責斬興出曉其衆皆釋兵  
降興子耻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公  
孫述時大姓傅龍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  
光武嘉之立加褒賞自後渠帥多姓謝氏代爲東土  
牧守臣服中國隋末大亂首領謝龍羽強勝兵數萬  
遂不內附唐興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卽其地置播郎  
牂夷珍漆等州封龍羽爲夜郎郡公及後王建據西  
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時牂牁清河刺史宋化朝等  
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貢宋平孟昶  
乾德初復貢名馬丹砂詔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

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餘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獠使者衣虎皮氊裘以虎尾插首爲飾大中祥符以後頗爲寇抄轉運使寇瑊調兵擊之夷人寧息終宋之世朝貢不絕其首領五姓龍方張石羅龍氏最大世世襲職奉貢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與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元時內附如故我朝洪武初其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

楊鑑者自唐至今世爲播州安撫者也唐末南詔陷播州太原人楊端應募往復之遂有其地四傳至昭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廣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其孫文廣從狄青南征有功後至桀而益大

此宋景濂楊氏家傳所載與宋史不同

鑑乃其後裔也

詔封鑑爲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世守其地尋討雲南鑑爲先鋒其後又有楊洪楊俊楊信者俱著威名成化中刑侍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楊愛楊友兄弟訐奏奉命勘問監候竊惟楊氏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今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免

其監禁爲便從之

友愛皆楊輝子以嫡庶故相讐殺事詳炎微紀聞

本朝

楊氏最厚大抵若此其地曠遠跨接溪洞俗惟儒宦戶與中國同夷地則椎髻披髮信鬼好詛射獵爲業婚姻以銅器氊刀弩矢爲禮樂以銅鑼鼓橫笛歌舞爲樂會聚以漢服爲貴出入背刀弩自衛至於與華人交易略無侵犯山川古蹟最多無奇故不載產斑布文龜犀角雄黃等物

### 黎州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時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笮都最大及武帝定西南夷

以笮都爲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王  
外羌一治青衣王漢民和帝時旄牛徼外白狼樓薄  
蠻夷王唐繒等率種十七萬戶口內屬安帝初旄牛  
夷叛攻靈關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擊破之分置  
蜀郡屬國都尉晉時初爲李雄所據尋復入於晉至  
後周改置黎州隋唐爲登州天寶乾元初改漢源郡  
後復爲黎州時有三王蠻者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  
封王疊覽而居號云稠舍歲給南詔帛三千匹而南  
詔亦密賂之以覘成都虛實此笮都之最强者也五  
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繼有其地王建者舞陽

人也後唐時據蜀稱帝傳于宗衍莊宗滅之孟知祥者龍江人也初仕後唐鎮蜀愍帝時據蜀稱帝傳于景宋太祖滅之而故笮都之地仍爲黎州屬成都路時蠻類最多凡十一種曰邛部蠻曰風琶蠻曰保塞蠻曰三王蠻曰淨浪蠻曰西箐蠻曰阿宗蠻曰烏蠻白蠻兩林蠻山後蠻其地皆近黎州宋史總謂之黎州諸蠻云元時屬吐蕃等處宣尉司 我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地處極邊俗混夷漢氊裘椎髻與漢人交易不用錢漢以細絹茶布蕃以紅椒鹽馬尚鬼信詛謂主祭者爲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州



十里外尚有沈黎城故址漢武立郡後周黎州隋唐

登州皆置於此其山川古蹟則有聖鍾山昔人聞山有鍾聲及

見五色光現異人云此白崖山其傍穴間有氣出騰地當有巨鍾取之果得

號怒寶蓋山和尚山五色山時見乾濕洞其間有林座

如雷崖石自生者凡瘴欲動時飛鳶皆集此梵音水唐三

洞瘴已乃出土人欲知無障以鳶為候此梵音水唐三

此持梵音而泉湧出故名味極甘宋太守馬跑泉傳

肉齒和尚乘白馬至山半龍池池口有龍祠內枯槎

馬渴而跑地泉為之湧出龍池三株如龍形觸之則

風雨夜叉穴有物似猴長七尺能人行名曰覆路見

竹杖天南星等物

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有楊姓為產惟麝香牛黃藥

獲之子孫者其人猶然獲爪也

## 建昌

建昌諸衛本古邛都國地漢吐蕃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武帝定西南夷開以爲越雋郡領邛都會無等十五縣未幾而邛都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李膺益州記邛都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赤蛇戴角在牀間姥憐飢之後長丈餘殺邛都令駿馬令忿責姥出蛇覓之無見遂殺姥蛇乃嗔言當報毋仇此后每聞夜有雷若風四十許日其地方四十里城郭居民一時皆陷惟姥宅無恙至今猶存漁人每遇風浪必依止宿水淺時輒得舊木水清猶見城郭

樓槽此事與歷陽爲湖事相同王莽時郡牧根調邛  
人長貴爲軍候頃之長貴攻殺牧根自立爲王光武  
因就封之授越雋太守後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雋  
遂掩殺長貴徙其家屬於成都安帝時夷人復叛楊  
竦平之渠帥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  
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歿論自後數叛章武初越  
雋叟大師高定元穉王攻殺將軍焦璜破沒郡土諸  
葛亮遣越雋太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  
郡八百里有名而已建興初越雋太守張嶷誘殺夷  
王及其弟隗渠等又討叛負降夷人威信允著蠻夷

率服延熙初遂還舊郡更築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及疑遷後頗復奸宄矣晉時徙越雋郡治於會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獫郡後周置嚴州隋爲西寧州尋改越雋郡唐初改雋州尋改越雋郡時蠻類最多惟邛都蠻爲盛地廣千里乃東爨烏蠻之部落唐書之勿鄧兩林宋史謂之邛部蠻者是也至德初南詔陷雋州勿鄧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納款唐以勿鄧太鬼王苴蒿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次子苴驃離幼以苴夢衝爲大鬼王數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王苴那時遺韋臯書乞兵攻吐蕃臯遣將劉朝彩

鄧英俊等合蠻兵攻之苴那時戰甚力大破吐蕃於北谷歿傷無算所獲鎧仗牛馬各以萬計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王苴夢衝爲懷化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祿鹽衣彩令黎雋二州吏就賜之然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韋臯召夢衝至琵琶川斬之披其族爲六部更置大鬼主焉懿宗時其地爲南詔所據改雋州爲建昌府而以烏白二蠻實之遂不通中國矣宋開寶初邛部都鬼主阿伏遣子入貢詔嘉納之賜以器幣後阿伏又以平定遠叛兵功賜銀帶錦袍加封歸德將軍

自是訖真宗時朝貢不絕貢有名馬犀角象牙沙羅  
毯金飾蠻刀金飾馬鞍勒羴羊犛牛等物宋輒優詔  
加官厚賜遣之天聖中邛部蠻王黎在遣使入貢時  
占城龜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者晏殊因請  
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熙寧  
初都鬼主苴尅遣使來賀登極詔賜勅書器幣襲衣  
銀帶苴尅詔其弟厓鞞嗣淳熙初吐蕃種落侵犯  
邊境厓鞞擊殺有功宋益優禮之厓鞞次姪墨厓承  
襲依例受官寧宗時邛部鬼主部庫與親族厓則內  
自相攻厓則結兩林蠻爲援部庫懼求救雲南雲南

喜其附已遂發兵攻兩林蠻滅之蠻族素忠順自宋  
初以來遮蔽雲南之路故雲南與中國絕至是黎嵩  
失其藩籬矣元至元間內附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  
宣尉司統之 本朝洪武中傅友德沐英等攻下之

詔置建昌府尋改四川行都司領衛六曰建昌衛曰

建昌前衛

二衛附郭古越  
嵩郡治地也

曰寧番衛曰越嵩衛

二衛俱去

司二百里古  
邛都縣地也

曰鹽井衛

在司城西三百里古  
越嵩郡定符縣也

曰會川

衛

在司東南五百里古  
越嵩郡會無縣地也

其地大抵土廣人稀民足永

食重儒敬佛通商殖貨蓋西南咽喉衝要處也然竹

籬板舍不事修飾市井荒陋有青艸黃茅之瘴善造

堅甲利刃弩置毒其末沾血立死古蹟則建昌之武

侯城

孔明所築所謂五月渡虛者即此

孟獲城

即孔明擒孟獲處也

寧番之溫

泉穴

冬夏熱其溫可湯雞豚下流治疾病水神護會之不可汗穢倘沈亂髮照回則使人惡疾

川之濮人冢

冢不蔽尸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

天馬冢

民牧馬其處或

產駿駒則云天馬子也

鹽井衛之鐵石山

山中有石燒之成鐵為劍戟極鋒利越

雋之魚洞

河出魚長二丈頭特大遙視如帶鐵釜之狀

此為奇也產惟銀

鐵石青石綠等物

松潘

松潘古丹駝地漢時自作以牝君長以十數丹駝為大武帝開以為汶山郡宣帝時夷人以立郡賦重帝



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後主時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歷魏晉宋隋皆爲汶山郡夷人亦未嘗入寇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川郡貞觀中雋州都督劉伯侯疏言松外諸蠻叛服不常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於是遣將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長雙會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羣蠻感悅初西洱河蠻驚走建方好語約降其帥楊盛等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頃之西洱河大首領楊歙松外大首領蒙羽皆入朝授以官秩其

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矣宋初茂州無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蠻來夜每入寇民甚苦之相率詣州請築城知州事范百常實王是役蠻以爲侵其地率夜奄至百常擊走之乃合靜時等蠻來寇百常拒守凡七十日詔遣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誅殺頗衆蠻乃降自後內附者甚夥政和中復反遣將种友直等擊破之諸族蠻敗散其酋旺烈詣茂州請降詔授以官宣和以後入寇不絕矣元時始內附 我朝洪武初龍州知州薛文勝指揮僉事曾

貴征松州及茂威等處克之卽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尋改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  
司十七其地山川險峻雨雪多寒雖在盛夏凝冰不  
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歸落  
歲以爲常人依山居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土人  
呼爲碉房云刻木契以成交易炙羊膀以斷吉凶死  
三年乃葬以蠡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  
五年姦淫事則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惟處女嫠婦  
弗禁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共攻之有罪者樹一  
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強盜殺之富者貫灰燒屋奪其

田部落甚衆無大君長各自推一人爲帥亦有知文字曆數者自云其種皆莊蹻之裔也山川古蹟無奇產甘松諸藥旄牛重千斤食藥鹿腸中有糞可療毒疾五角羊等物

論曰西南夷之難馴服也自古然矣以漢武大略猶未能化洽點蒼諸夷唐圖南詔祇自喪師宋并越雋諸郡棄之元號兼有華夷而老撾者島鈕兀諸部卒未通也自古及今孰有郡縣其地二百年來寧謐底定如今日之盛者益由我聖祖神謨遠略使然而諸將若傅友德沐氏父子之威勸惠戢與有力焉願

驚悍難馴向背靡常附近郡司尤爲易制至於木邦  
諸司之地恃其險遠安輯爲難自麓川猛密勦定之  
後而百夷緬甸構釁相尋後雖伏罪然以百萬王師  
桓桓大將與彼叢爾小蠻相爲角力譬則千鈞之弩  
以蹊鼠發機其得不償失明矣語云至德之世虎豹  
可尾虺蛇可蹶况蠻夷人類曷嘗不可以德澤孚也  
唯是官守滇南者善撫綏之其過於勝敵遠矣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七

終

錢世傑寫

姜伯勝刊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八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貴南諸夷

古羅鬼國九隆後裔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  
孟獲有功封南甸王唐阿佩宋普貴皆以開國初納  
土襲爵元至元中詔兵討之時左丞李德輝以左丞  
被命在播州遣張思孝諭降其酋阿察熟知德輝身  
自至播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歿且不降今得  
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乃奏改鬼國爲順元路卽以阿  
察爲宣撫使頃之劉繼昌招降西南夷龍程洪方石

盧諸蕃大姓爲安撫使其地遂平有宣撫使阿畫者  
阿察之裔也以征伐有功加封世襲南甸侯至國  
初其裔孫靄翠與其同知宋欽及思州宣慰田仁智  
思南宣慰田茂安歸附宋欽者其先宋景陽爲宋寧  
遠節度使馭蠻有方遂世爲安撫田仁智茂安者其  
先田祐恭爲蕃部長宋徽宗時納土入覲後從破賊  
有功璽書加封世守其地者也高皇帝詔靄翠等  
仍其官領部如故靄翠歿妻奢香代立宋欽歿妻劉  
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驍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  
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

激怒諸羅酋爲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  
之爲交愬京師上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  
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  
曰願世世輯羅夷今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  
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  
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曰吾知馬  
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  
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爲除赤水  
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奢香死雷翠弟安勻立後  
遂以安爲姓今尚時分置安撫宣慰長官司猶未郡縣



其地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瑗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交 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瑗從廷瓚入見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僞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略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瑗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 上尋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瑗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

遣使報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宋恭宗

帖然環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

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

易為府治遂置貴州布政使司領宣慰使司一洪武初

湖川雲三省今始專置布府六曰思州秦黔中漢武

政司嘉靖始專開科焉曰思南元以前與思州同自田曰鎮遠本

氏所據曰石阡舊為荊州南裔元曰銅仁古

人谿洞元置鎮曰黎平古屬牂牁五代至宋田氏州四

銅仁長官司曰普安古夜郎地蜀漢興古郡隋牂州唐西平州南

詔時烏蠻居之元置普安路國初傳友德征曰永寧曰鎮寧曰安順三州皆古荒服地直隸安

撫司一曰金筑

古龍服地元置金筑府今更之

衛十五曰普定

古羅甸國

後羅羅

居之元置普定路洪武初

曰新添

古龍服地

傳友德

征雲南攻普定阿和蠻悉降

曰平越

古蠻夷地

上官宋

永高克服麥新等處乃

曰平越

代叛服不常

改麥新為

新添元置安撫司

曰平越

代叛服不常

今始置指

曰龍里曰都勻

國初為衛

今

曰赤水曰烏

揮使司

曰威清曰平壩

諸衛俱古西南夷地

元始

曰興隆曰清平

四衛俱古西南夷地以前歷代未附

曰安莊曰安南

二衛俱古西南夷地

曰永寧

古蠻夷地唐開

曰普安

地元置

普安路

曰永寧

州元永寧路

曰普安

在普安州

皆隸焉正統初麓川之役王驥等調雲南

直隸貴州

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將士多歿列衛空虛諸苗獠

乘間竊發攻陷城堡於是十四年貴州香爐山苗寇

乘間竊發攻陷城堡於是十四年貴州香爐山苗寇

反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事  
關上命總督雲南侯璉都督方英等率兵討之時  
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  
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克龍里甕城  
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一時皆解上  
嘉其功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人  
多疫癘璉得疾乃歸普定卒苗復反會王璉等平麓  
川歸所經路民皆泣陳苗害璉等謂曰吾征麓寇未  
受命攻苗也去之尋命璉等征苗時苗甚猖獗都督  
官聚張軌等與戰失利惟璉擒其酋首富蠱檻送京

師伏誅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 朝廷乃以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代驥同方英陳友等征勦之于謙乘此奏遣國初降胡徙置河間東昌等處者厚與賞犒隨瑤往征叛苗尋復奏畱其地於是也先之寇遂無騷動內應者頃之王來擒苗韋同烈等香爐山平是時景泰二年也弘治中普安女苗米魯反米魯者普安土知州妻也夫歿魯王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聲言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 詔遣南京戶尚王軾兼總督統川

湖雲廣及貴州諸路漢土官兵共十餘萬討之遂破  
米魯兵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太保時有清  
平苗曰阿溪者江西人也漂蕩至其地桀驁多智久  
之遂爲砦王有子阿刺膂力過人能被三重甲持二  
丈之鎗兩端著刃遇數百人與敵刺以槍點地輒躍  
起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而戰若數丈川澗跨越之  
如溝澮然父子謀勇相挾夷落畏之凡守鎮諸官寡  
廉者皆受其歲賂遂益放肆歲以產畜分給諸苗而  
倍征其入凡我商民經其地輒誘令他苗邀劫殺掠  
歸輸於已官司差隸卒訪必先謁溪請計溪乃要我

重賄然後以素不附已之苗指爲賊官司以爲耳目  
益與之狎人人惴恐莫敢誰何會督撫孔鏞巡鎮貴  
州輒以劫殺官事聞鏞詢之故官隸俱云屬之阿溪  
可按其事鏞疑之遂身單騎至清平詢知溪爪牙有  
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召之至鏞曰事我具知今且貰  
汝罪急取溪刺自贖不然重辟汝矣二人謝去相謂  
曰惟鬪牛事可以誘致溪刺也俗大姓每歲出牛以  
券圍之券多則牛大以多寡爲勝負云乃計置一牛  
令各砦出兵并官兵俱伏牛旁刻期爲援二人往謁  
溪相見歡若平生因談及牛事溪刺不勝奮激欲行

以雞卜不吉溪言吾夜夢網恐不利出二人曰夢網  
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大喜與二人刻木四騎聯而  
出至其地出其不測伏兵數百人盡發促刺刺徒手  
傷百餘人竟就執并溪繫之檻至貴州鏞鞫論無一  
語第垂頭請死刺云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爾  
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是易也溪刺死有子竄都勻檄  
往擒之悉殪焉正德十一年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  
其酋阿傍阿背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  
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  
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鄒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



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勳  
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明年諸將進擣砲木羅襍寨伏  
兵計擒賊首阿革及賊從阿義阿黎時邀擊殺賊五  
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亾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  
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西陽兵俱先後  
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  
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  
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砦  
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

製鐵猫爬山虎繩梯等具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  
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  
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  
復據險爲砦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攻之接戰  
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  
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絙數處乃先  
遣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  
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  
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  
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

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復分兵搜捕  
山箐擒斬略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  
據龍頭都黎等山砦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  
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  
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砦  
其脇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  
文盛然其計令諸將帥兵進剿黑苗擣龍頭砦賊恃  
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  
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進擣都  
黎連日擣都蘭都達密西大支馬羅等砦擒苗酋阿

茲等俘斬若干遣使報稱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章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訖等八十餘人斬首凡二千餘人焚廬舍萬四  
千餘間獲牛馬器物甚衆乃班師捷聞 上降聖書  
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至嘉靖初蜡爾山  
苗反其山在湖貴之間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  
箐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  
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鄰四川西陽而不屬地東西可  
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  
徙實相數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

西徭獠不同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亾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詔萬鏜起家督撫開府辰州鏜集諸路漢土兵累討之稍撫定鎮溪諸苗而貴州苗驕橫如故鏜班師遷刑尚項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乃以兩廣總督張岳代鏜岳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討之總兵則

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是時屢破苗寇斬獲二千餘人其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砦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然諸苗雖定而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稱之邦憲等密遣使入砦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猱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砦所親家弔喪誘至別砦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

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  
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尋土官  
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砦襲斬之持其首出  
被諸酋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  
僉事龔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寔乃  
賁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  
撫其地畱岳爲之數年得代去其士民中國同風夷  
人種類非一習尚各異曰羅羅曰宋家曰蔡家曰仲  
家曰龍家曰曾竹龍家曰打牙玃玃曰紅玃玃曰花  
玃玃俱詳見後曰東西苗曰紫薑苗曰賣爺苗俗與五溪苗同曰

阿和見後其俗大抵力耕耨用敬鬼屏醫雞一瓦卦刻

才為信好佩刀劍勇於戰鬪其山川古蹟則貴州之

養龍坑夷人當春初擇牝馬之貞者繫之穴旁已而雲霧晦冥有物如蛇與者與馬接產必龍駒

國初夏明昇降獻一馬頭九尺長丈餘壓沙四百銅

仁之甘梗泉在平頭著可長官司泉生石崖湧出其流分清濁如涇渭然相傳出千萬山之

底都勻之都勻洞洞中亂石皆如象鼻雜洲叢生其產則黎平之洞

破以苧布為質以絲綉絲挑刺成之思南之竹雞白蟻聞其聲則化為水刺竹

中心堅塞枝上有刺為異

羅羅以下皆補前未及敘者

羅羅滇貴皆有之亦有二種曰黑羅羅即東爨烏蠻



是也曰白羅羅卽西爨白蠻是也其先皆九隆之後  
與六詔同種而羅羅之盛則自火濟始焉世居水西  
以安爲姓其諸羅蔓處各地者皆安氏長之蓋羅羅  
之俗愚而戀王卽過虐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  
千有餘年其酋長未嘗易姓奢香之後安貴榮安萬  
銓等皆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行  
所過村落殺無噍類者詳見貴南志中其人深目黑  
身而白齒椎結跣躋荷簞笠而行喜鬪尙力寬則  
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  
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蛇也

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父歿妻母兄歿妻嫂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盟謂之奉堂男女不同帷潛合而奔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凡鼠雀及蠕動之物俱喜啖之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善淫者則人爭取之以爲美也人歿則以牛馬革裹而焚之俗尚鬼故一名羅鬼宋梁時羅鬼種有爨瓚者強盛故一名爨人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物產大抵與滇貴同

### 玃獠

玃獠一名玃獠不知其所由來也其種有五蓬頭赤

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得人片肉卮酒卽驅之蹈  
奔湯火亦所不辭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縻積謂  
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獠紅布者爲紅犵  
獠各有族類不通婚姻風俗略同在平伐者爲打牙  
犵獠獠獠悍尤甚善斂各毒之物以染刀箭當人立死  
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一齒投之棺  
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犵獠男女蓄髮  
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獠喜不潔與犬  
豕同牢身面經年不洗得獸卽昨食之物產無奇

狴犴

狎獐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  
往往有之無大酋長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  
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耕女織暇則挾刀操筍柳  
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父母  
死則焚其衣服殛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 仲家

仲家椎髻躡屨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箸  
衣裳青色婦人以青白蒙髻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  
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  
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禁禽獸肉葬以傘蓋墓

期年而發火之祭以枯魚俗尚銅鼓擊以爲娛或掘地得鼓託言武侯所藏者富人爭購卽百牛不恡也

### 宋家蔡家

宋家蔡家皆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奢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俗宋家稍通漢語或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袪婚姻喪葬事亦不甚陋蔡家在底砦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蔡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索偶人歿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 龍家

龍家驪氏之裔其種有四在康佐者恣睢獷戾難與  
約束好依深林薦莽間貪而害仇常以杯羹爲人奔  
命男束髮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用薏  
苡配合先以淫奔始通媒妁人死則昇之幽崑秘而  
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祖在寧谷西堡間者多張  
劉趙三姓一曰小頭龍家俗同康佐一曰大頭龍家  
男女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大笠覆之一  
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上指若狗耳之狀

論曰貴南諸夷自古不賓然而滇南之境非由貴不  
達漢不能盡服黔中唐輒失志於南詔大抵道隔貴

州故也國初納土 詔令領部如故業已羈縻州峒  
置之矣天祐皇家貽我福澤寧我強土故俾田畝作  
逆旋伏天誅遂立郡縣服徭役與諸甸服同一統盛  
治殆過漢唐遠矣顧其地夷漢竝居官雜土流天性  
負悍好殺制馭之術簡靜要焉不然伏籠之雕嬰樊  
之虎防閑稍踈其爲害豈易易制耶

### 五溪諸夷

五溪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也昔高辛氏有老婦得耳  
疾挑之有物大如繭盛瓠中覆之以盤化為犬其文  
五色因名盤瓠旣而犬戎爲亂帝曰有能討之者妻

以女封三百戶於是盤瓠以三日爲期。其女常難  
妻以女女自請行大負女入南山至石室中人不可  
到三年生子六男六女自爲配偶績織木皮染以艸  
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衣裳斑斕言語侏離  
其後滋蔓遂爲蠻夷今湖廣廣西溪洞中諸夷皆其  
種也有渠帥名曰精夫相呼爲婁徒所居皆深山重  
阻人跡罕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  
時漸爲邊患周世猶盛王命方叔伐之詩曰蠢爾荆  
蠻大邦爲讐正謂此也戰國時楚莊旣霸蠻遂屬楚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是謂賓布雖皆爲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光武時武陵蠻帥單程等大寇郡縣漢將劉尚輕敵深入敗沒時伏波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之帝愍其老未許也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往援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羣蠻遂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反叛攻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翊奏言不可帝不聽其冬澧中漢中蠻果以增賦事舉種反至桓靈時累叛不休及先主遣

將吳班攻破之諸蠻夷相率響應焉其後種落漸盛布在諸郡縣自晉劉石之亂諸蠻益恣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于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魏道武時大陽蠻首桓誕遣使內屬拜誕荊州刺史封襄陽王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被殺誕竄大陽蠻中途習其俗及長多知謀羣蠻推爲首領歿子暉立暉次弟叔興立叔興屢招慰諸蠻內屬者以萬計其後諸蠻叛服不常累年征討散而復合有冉氏田氏向氏陬落尤盛僭稱王侯後周稍平服之唐末及五代時數出寇邊迄無寧日宋太祖旣下荆胡得辰

州蠻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蠻黨服之召至  
闕下擢爲辰州刺史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稅再  
雄感德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  
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  
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  
祖大喜加再雄辰州團練使建隆初前溪刺史田洪  
贊知溪州彭允林等列狀歸順詔以洪贊爲萬州刺  
史允林爲溪州刺史自後諸蠻叛服不常最大者曰  
彭氏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溪中溪下溪皆今永順  
州外復有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總之

名都誓王凡承襲必具名詣辰州州爲保證申鈐轄  
司以聞廼勅賜誥印符餘官許得自置彭氏自允林  
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刺史天禧中儒猛叛頃之  
復降自是二十州歲納貢矣會提刑趙鼎言諸蠻願  
內附屬辰州而布衣張翹亦上書言諸蠻地可置郡  
縣遂以章惇經制蠻事於是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  
繼納土使之比內地爲王民置沅誠二州元祐初傅  
堯俞等言置二州以來設官屯兵費鉅萬計公私騷  
然荆湖兩路爲之空竭乃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  
如故至崇寧中復以誠州爲靖州

卽今靖州

自是後叛服

不常議者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洞蠻連接以故省  
民多與擅易田產其豪猾者又以產寄蠻戶規免稅  
役宜詔帥臣明立省蠻封堠禁止煎弊其蠻人願退  
者給以官錢更選土人衆信服者立爲首領以任彈  
壓之責潛以馭之此制蠻之長策也從之自是稍歸  
附希寇矣元時雖置郡縣叛服不常 國朝洪武初  
旣平陳友諒克湖廣諸夷帖然久之五溪蠻叛議出  
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壯之  
賜以手書云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  
美之今五溪蠻叛而卿奮然請行卿之志見矣未幾

五溪蠻平德興班師以後兵戈漸輯湖地稍寧雖間有竊發者第自相攻擊未煩中國師也至正德間郴桂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獐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僞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砦等處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 朝廷命金討之金檄漢土兵至分布諸將進討守備指揮王翰王廷爵李璋劉宗仁等統兵藩臬官陳辟黃質王濟顧英等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分兵四哨進諸路夾攻輒大破之前後凡生擒賊

魁李斌黎穩楊禮李仁方龐海劉德才梁景聰等十五六人斬獲賊衆四千餘人焚賊廬舍八百餘間獲老弱牛馬器仗不可勝計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飭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尋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砦遂率兵抵砦下轉戰數合賊敗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并親屬賊衆二十餘人斬首百級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

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略盡金乃  
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上  
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金陰子  
姪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有差嘉靖初  
蜡爾山苗反其山半屬湖廣半屬貴州詳已見桂南  
志中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  
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篁子  
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  
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溪匿苗砦王奉之興爵返虐苗  
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



相蔓引鎮溪苗亦叛詔召萬鏜起家督撫開府辰州  
令相機撫剿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乃召苗渠  
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若  
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  
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  
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時  
苗以連年被剿稍聽撫鏜遂班師時貴州苗未附其  
苗魁龍許保等糾合衆作亂鎮溪諸苗亦從之會張  
岳代鏜討龍許保因以兵討胡苗助逆者平之事聞  
朝廷仍設總督鎮撫其地其夷多據湖南古巫黔中

之地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其俗大抵  
信巫重祀刀耕火種短裙椎髻刀弩自衛喜殺輕死  
行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  
故能履茨棘而不傷初生時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之  
毒水兒長大煨其鋼以製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  
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卽裂者良刀也弩名偏  
架有鎗名掉鎗長二丈餘取以護弩戰則一弩一鎗  
相將而前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敵逼之鎗無  
所施則釋弩取刀以救度險整其行列退去必有伏  
弩土軍弓手輩與之角技藝爭地利往往不能決勝

也歲首祭盤瓠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  
禮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  
袂相携而舞謂之踏傜意相得則男咿鳴躍之女羣  
負所愛去遂爲夫婦不由父母其無配者俟來歲再  
會女三年無所向父母或欲殺之以其爲人所棄云  
樂有盧沙鏡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  
開擊竹箏以爲節團樂跳躍呌噪以相之歲暮羣操  
樂入省地州縣扣人門乞錢米酒炙如雛然山川古  
蹟則辰州之武山在盧溪縣山有石室遙見一石似  
狗盤瓠象也土俗至今不食犬肉  
有盤小西山在府山下有石穴其中舊有書羅公山  
縣廟

在黔陽縣昔有羅姓者隱於此後為韓某經頂有池廣數十里夜陰雨龜或有如明月遊水上云

女崖上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當德之蟠桃於此化為石每歲端午土人致祭

巷宋祥符間土人開地見土龕光色施州之鏡石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以為蟠桃

尺許漆黑寒光以水沃之隔岸山木舟人畢照音傳取入汴以其照昏載還之通潮溪其水

消長靖州之銅鑼溪在州世傳宋楊文廣妹討儂智

作鑼則其稍奇者也物產惟猿熊獬食鐵齒骨極堅

聲聖人詐作佛牙其糞為兵可獺丹砂水銀青碌等物以切玉其溺能消鐵為水

### 三江諸夷

三江諸夷亦盤瓠之後其地在今廣西夷類最多難以盡紀其驕驚者則唐之西原宋之廣源今之田州

大藤是也唐天寶初黃氏彊與韋氏儂氏唇齒爲寇  
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耻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  
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等叛推武承斐等分爲四王  
合衆二十萬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  
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西原環古  
等州首領方子彈等出兵討之斬黃乾曜等七人承  
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  
之其後叛者則有張戾夏永王國良黃少卿少高少  
度黃昌瓘等攻陷州縣標掠士民者甚夥前後俱討  
平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

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太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冗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儼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金勒聽命宋時儂氏世爲廣源州首領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後爲交趾所虜其婦阿儂嫁爲商人婦生子名智高及長殺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久之據廣源州拓

地自廣僭稱南天國王宋遣使王贊說之智高因請  
求內屬宋事聞宋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  
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詒  
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  
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  
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語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  
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  
否則兵火遂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  
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害之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  
年啓曆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起倉卒

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  
藤梧封端康昭賓邕共十一州陳曉等兵敗朝廷命  
狄青爲宣撫使督諸軍進兵絕崑崙關智高悉衆拒  
戰大敗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狄青募死士  
使大理求之知高已歿於大理乃函其首至京師先  
是知高未滅時有謠言云農家種糴家收後果爲狄  
青所滅其母阿儂多知謀攻陷城邑每用其策性慘  
毒日食一小兒智高敗阿儂收餘兵三千復欲入寇  
安撫使余靖掩擒之檻至京伏誅又有儂宗旦者嘗  
入寇後知桂州蕭固招降之而儂夏卿儂亮等皆自



特磨來歸儂氏遂亾宋乃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云元時據溪洞者如初 我朝洪武初楊璟旣平廣西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賁印赴軍門降請納土內附 太祖嘉之詔仍襲其官五年田州澧州徭亂命鄧愈周德興等出兵討平之十六年廣東徭亂於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命申國公鄧鎮等將兵討之遂平有柳州馬平縣王簿曰孔性善者上言

猺雖盜賊豈無良心昔陳景文知縣事時猺賊皆應  
差役厥後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威福  
豈不願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  
縣擇賢守令以撫轄之自是稍安息矣景泰中猺酋  
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方山平樂皆應  
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羈縻  
之時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初詔守制叅政  
葉盛督撫兩廣令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  
至則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人自是輒亂輒討平之  
聲振諸夷時臺省官方薦盛才可入內閣值有譖盛

於李南陽許者遂轉盛巡撫宣府盛去兩廣復亂而大狗猶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上皆從之擢雍僉都勅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出於李賢

之謗也頃之雍至廣西授諸將方略率諸路兵竄進  
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  
腸大岵等砦賊遁入桂州橫石等塘九層樓據險立  
柵拒之雍令麾兵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  
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  
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崖  
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  
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  
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初雍至太滕忽素  
衣數十人拜伏軍前詒言我等良民也賊掠至此今

得公來必脫奔隗矣雍厲聲曰若等皆賊敢欺我也  
命裸而斬之果皆短兵裹於衣中蓋欲行刺害雍者  
也有軍士持賊首至者雍輒碎之而吮其髓于將士  
皆驚峽賊聞之膽喪神搖故極力拒敵勢不能支滕  
峽平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  
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  
推鞠無因況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  
領滕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  
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  
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

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上皆從之仍賞韓雍及諸將和勇歐信等各有差無何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煩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仍

議起用韓雍從之十二年總督兩廣朱英奏廣西猺  
獞屢服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  
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  
效順者卽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  
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王令  
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言有衆數萬俱願歸  
順而守臣袁愷謝綾范鏞等招附可三千餘人其餘  
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  
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  
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弘治

初田州猛岑猛叛岑猛者伯顏之裔也四傳至猛仍襲田州知府職後以與思恩知府岑濬相攻擊事

朝廷誅濬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



不法猛亦待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猛重賂乃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於是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吳堯元爲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於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交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

不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  
誅之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  
憾猛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遣往說璋臣  
至歸順詒璋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  
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久我言君必驟發爲自  
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歿奈何璋頓首謝曰君  
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  
何臞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遂遣兵千餘人往猛  
子邦彥所陽言助之實爲我兵內應及戰歸順兵先  
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奔

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交歸順三四夕可達  
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  
交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  
地遂僻猛喜甚遂不疑璋會諸將不知故頗聞猛交  
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  
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交  
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交不知所之急之恐  
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  
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艸封  
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

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鴈酒一  
孟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  
悔墮此老姦計也遂飲鴈次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  
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  
彥敗次邦佐遁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  
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鎔見岑氏弱  
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  
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  
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  
與鎔有隙意不直鎔又藩臬諸司素不爲鎔所喜者

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洵洵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代鎮諸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

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  
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  
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  
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  
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  
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爲判官以  
盧蘇等爲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  
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 上皆  
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田州平會  
斷藤峽苗反守仁遂移兵檄蘇受兵攻之而蘇受初

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其八  
岩賊猖亂狀請討之守仁至南寧議與藩臬官汪濤  
翁素吳天挺將官謝佩張經等督湖廣土兵襲剿之  
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  
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剿  
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爲備至是官兵  
突進四面攻圍大敗之通計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  
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之賊略盡進剿八岩猛賊各  
兵乘夜銜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穴突進遂破石  
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遂大潰分

道奔入高山據險立砦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  
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  
備頃之破古蓬砦破周安砦破古鉢砦破都者峒砦  
而叅將沈希儀等多擒斬逸賊通計前後擒斬幾  
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砦之賊亦盡  
兩江稍寧守仁經略撫輯乃班師疏上論功褒獎陞  
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  
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  
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  
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



也時都御史潘旦又許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勝海  
第公丁大憤恚而諸僇亦抱不平邦佐又陰黨之於  
是集衆反破堡殺戍兵二百餘人事聞詔以侍郎蔡  
經代旦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渡滅賊須兵幾何  
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  
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  
有據襲而取之曰剿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剿也  
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備久矣剿之無功從沈君  
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  
掠得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

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  
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卽  
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遂以計擒公丁檻致公丁  
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命事田汝成謂督府首  
惡旣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  
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  
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  
之賊大窘遂擁衆東奔而指揮王良輔邀擊之中斷  
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

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剿之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徭復平

萬達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其地古屬百粵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三江連亘千里半入猺夷而潯柳思田之地更爲盜藪其俗大略與五溪諸夷同其山川

古蹟則仙奕山

在柳州府城南上有穴穴有屏有宇

奕感應泉

在平樂宋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

浩歸泉

或在梧州每夜山有火光

綠珠井

在博白

復潤泉

或在梧州每夜山有火光

綠珠井

在博白

女綠珠有美色石崇為交趾採訪

古辣泉

在橫州以

不煮惟埋之土中曰足

其物產則秦吉了

形如鳴鶴

取出味甘可以致遠

其物產則秦吉了

形如鳴鶴

教之能言

勝鸚倒挂

鳥也五色相間聞香則收于

蟲絲

食之作絲如琴弦

其物產則秦吉了

形如鳴鶴

教之能言

鼠產子桂樹竊食蜂窠人以

其物產則秦吉了

形如鳴鶴

教之能言

探之其玉面狸

一名風狸晝則拳曲如蜎遇風則飛

角如玉

効山獺

性極淫毒山中有此物諸牝獸皆避其

藥無驗于此一枚值黃金數兩今婦人摩

而熱驗之躍然狀如老嫗皆無偶上下山谷野婆狀如飛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

一健夫殺或剖腰間得一物若玉鱷魚四足齒利如

印字寢符篆不可識蓋異事也

午馬并蝦人水中覆舟遇網則避一孕生卵數百成

形則有魚蛟龜蛇等物斬其首乾之更生如此者三

乃異魚名多胡蔓草也以急水吞之即或慢水即緩

止其上為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人面子果也兩邊似

藥殺人為睡草一名懶婦箴人面子人面甘酸可

食食鍊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六勾芝木皮可績

不灰艸狀如茅食之延壽為異

論曰書稱滑夏詩稱讐邦蠻夷為患自古記之矣況

盤瓠之裔族居中國溪洞間人跡罕及來則嘯聚退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今跋扈難馴雖剽平鎮溪藤峽之後稍稍震懾然如  
藏機之弩一動卽發倘不羈縻之撫綏之及一旦跳  
梁然後興百萬之師殫數省之積與之交敵勝則無  
益敗則損威於國家何賴焉昔孔性善請擇良吏鳴  
呼制蠻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

以下諸蠻無國號姓氏故無朝貢事跡可  
達第以其雜處中國境內故錄及之

黎今儋崖瓊萬州鵬上蠻也鵬之中有黎母山諸蠻  
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爲生黎外爲熟黎山極高嘗在  
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中然  
其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省地供稅役

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黎母之  
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  
與世接虎豹爲之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香美絕  
異云以前未聞在唐爲瓊管之地宋至和初有黎人  
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  
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  
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歿詔軍士至貸其罪至  
紹興中黎州王文滿結連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  
砦復犯省地廣西發兵官燒燬巢穴生擒黎賊王用  
賓等亂遂定乾道二年廣西經略轉運司言當說諭



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自新退復省地能說  
諭收復者量功立賞內有侵犯省地或逃失省民亦  
重責罰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招誘還鄉蠲  
其逋稅詔從之六年黎人王用休犯邊萬安權守巡  
檢孫浩等招諭之九年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官舍  
黎人王用存王承福陳顏等招降復砦有功宋授以  
官職俾之控制黎人有黃二娘者瓊州熟黎酋之妻  
家饒財善用衆羣黎畏之宋淳熙初封爲宜人二娘  
次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從之頃之生黎峒首  
王仲期率諸洞丁口一千八百餘歸化仲期與諸洞

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司受之令歃血約  
誓不復鈔掠詔各賜賚有差生黎質直獷悍不服王  
化亦不出爲人患熟黎貪狡兩廣福建之姦人亡命  
逃居其間省界諸州至有爲黎人據其廳事治所州  
吏遣人致謝始得還者我朝廖永忠旣平廣東海  
南儋萬黎夷洞王未附其後耿天壁擊破之其地遂  
平頃之廣東巡按汪俊民上言黎性頑狠未易信從  
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  
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  
黎民言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

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  
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  
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  
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其俗稚  
髻跣足弓矢刀劒跬步不離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  
縣墟市日晚鳴角結隊以歸多符王二姓者男女生  
週歲卽文其身周身畫成諸花及八寶式尋用細鍼  
挑刺出血塗以青靛候三四日滌去則花紋宛然大  
家以此相尚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目爲子孫也貿  
易會集場皆婦女負貨出門男子不與故人皆多畜

妻女工紡織得中國絲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被服及鞍飾之類精麤有差親死不哭不粥飯惟食生牛肉以爲哀痛之至葬則昇襯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卽爲吉穴客來未相識主人先於隙間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於地客卽坐又移時主人乃出時坐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則喜卽設佳殽更相親狎否則遣去不復與交會飲時未嘗捨刀稍酣各請弛備雖解器械猶置身傍一語不合則起而相戕性喜讎殺謂之捉拗雖積世之讐必報祖父鬪

敗幾則尅箭幾射於梁上以爲識每會客飲顧梁上  
弓矢則奮報讐之志醉卽羣作狗號自云狗種欲使  
先祖知而庇之也男仇只結於男若婦人仇則其婦  
家亦助之報怨矣中鋒鎬歿密埋不悲泣恐敵人知  
其爲不武也居處架木兩重上鋪以草如樓呼曰欄  
房上以自居下以畜牧甚污穢也遇晚村中幼男女  
盡驅而上聽其自相偕偶至於婚姻仍用講求又一  
種自婺嶺以北曰遐黎閒習弓矢居常以椰瓢蔽體  
凡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以爲得所  
此其俗之最惡者也其山川黎母山

見前其產潮雞

潮至

則鳴音黃文鬼出則為崇著黃衣至人榴花酒榴花釀成

之味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先朝有人出使海

去夷人服其博文鯨魚白首赤喙翅與尾齊羣飛海上則有

海鯊虎頭魚體黑文鯨足巨者重二百斤嘗以春喚

海味難名多雞翅木作刀靶鯢魚四足長尾能上樹天

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聲如龍涎香龍聞則涎出以

小兒啼故名取膏燃燈不滅龍涎香計取之和香最

妙為奇  
蜚人

蜚人儋崖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或編蓬水滸

謂之水欄亦有三種入海取魚者名曰魚蜚取蠓者

名曰蠓蜚取材者名曰木蜚其人皆目睛青碧卉木  
血食各相統率魚蜚蠓蜚能入水伏二三日旁人以  
繩繫其腰繩動則引而上或爲海怪所害岸人見有  
血一縷浮水上則蜚歿矣一謂之龍戶一謂之崑崙  
奴產與黎同

### 馬人

馬人其先中國士卒隨馬援南征羈留未歸散處南  
海遂成部落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蠘爲業產與  
黎同昔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至上日馬人來人皆  
不識多強解之由今而觀殆卽此馬人蜚人之謂也

伶人

伶人生廣西幽厓奧谷中彫題高結狀若猩猩散育  
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虫蟻血  
食卉永言語侏僂雖附近獠人亦莫能重譯也

獠人

獠俗謂之山子依山而居無酋長姓名惟事有力者  
曰火郎父歿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華言百姓也舊  
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赤禪之屬殆百餘種嘗見  
續博物志云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一日頭顙  
有痕匝如紅縷及夜則飛去曉卽還家卽獠種也此



與前所謂屍致魚及虫落者皆同但各異種類俗婦人孕七月卽生臨產生兒便置水中浮則養之沉則棄之然千百多浮夫妻異宿惟于晴晝牽臂入溪山爲樂旣入則於路口插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插青見者卽返或誤入則加以刀斧性好殺報仇相擊必食其肉而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剝其面而籠之竹中鼓噪而祭之以邀福利真蠻俗也

### 獠人

獠人生巖壟中短小精悍深目黃睛不識金帛木食形如猿猱語嘒嘒不可辨性極忠慤夷獠常馴擾之

役以採片腦鶴頂犀角象齒皆有法能致之得則負以輸主遇他姓奪歿亦弗與稍近烟火則淚目至歿真臘風土記云有二種野人一等巡行山谷頭戴一瓦盆而走遇野獸則槍標射殺烹之性甚狠無家可居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人間爲奴者或卽獠人之類獠獠諸種凡川廣雲貴洞溪中皆有之故山川古蹟物產不可盡述云

### 獠人

獠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猺雜處卉衣血食居以欄房善爲毒矢射人及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雖

猛人亦畏憚之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虫於一  
器令自啖食存者畱之持以中人無不灰者又爲飛  
蠱一名挑生一名金蚕皆鬼屬事之可以驟富害人  
者內之飲食中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脉  
沉治之以歸魂散雄珠丸在胃膈則服升麻吐之在  
腹則服鬱金下之或云蠱神熠燿若日以昏暮飛入  
人家爲祟事之作蠱害人卽有利益不則反被其害  
有不用其術者以釵釧錦段等物置之道旁俾他人  
得焉名塚金蚕畏蛸取蛸入其家則蠱神就擒矣凡  
川湖閩粵皆有此事不特猛獍爲然也聚而成村曰

峒峒各有長婚姻先結草屋外居謂之入寨自入寨後多殺膠婢則妻黨畏之不爾謂之懼怯半年而後女歸夫家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遣巫提竹籃迎脫歸人貼身永貯之籃中以爲前導云爲行人收魂歸也餘俗與五溪三江諸徭相同

論曰古者洪濛之世睢眈肝肝萬民猖狂不知東西禽鹿之與遊而猿狖之與居迨五帝三王陶鎔以禮樂束縛以政令然後中土之民始知廬處粒食冠裳文物矣至於吳粵文身滇棘椎髻雖太伯端委以治漢武帝開西南夷郡縣而置之且不能革其故習蓋

累世難之也洎乎今日吳粵人材甲於海內而滇南之地綽有華風於都哉固皇家之福祐使然毋亦風氣漸開故人文漸著有以超軼萬古耶維時黎獠諸蠻生而未嘗接縉紳識禮義亦猶洪濛之民曷怪其俗之鄙俚也顧氣運昌熾浸浸乎自北而南矣倘得一二良吏綏以恩惠匡以教化闢其荒蕪而郡縣之俾之制農桑通文字識君臣上下威儀之節則安知黎獠諸蠻不如今日之吳粵滇南乎余備列之蓋有厚望意云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八

終

錢世傑  
那那傑